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禹貢集成

第一編

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禹貢集成

第一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禹貢集成

本冊目錄

禹貢集成(二)

禹貢說長箋

禹貢山川郡邑考

禹貢備遺

禹貢匯疏

禹貢圖註

一

十九

七十三

一一三

四三一

(明)鄭曉 撰

禹貢說長箋

明鈔本

禹貢說長箋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鄭曉著仲子履序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昔者唐虞之世文明之會雖將興而鴻荒之世遠矣禹之任克成厥功者其爲之也蓋治水天下之火事也非有堅忍不拔之志固不足以極規模之大非有開物成務之明亦不足以盡綜理之神治水之要何如哉彼州域不分則無以識地勢也高下不明緩急其倒施矣禹則因天之九野別地爲九州冀之東則析之爲兗爲青爲齊爲揚冀之西則析之爲雍爲梁冀之南則析之爲豫爲荆或因形勝之所便而井乎其境別也或因道理之所宜而燦然其區分也孰爲高壤孰爲卑壤孰爲宜先孰爲宜後纔爲有序

禹貢說長箋

一 禹貢集成

矣分土非治水之要乎夫州境分矣而山有不隨則便宜奚以相壅蔽奚以通也由是北條之山大河所經也隨之以觀大河之源流而北山之木亦爲之斬伐南條之山江漢所經也隨之以觀江漢之源流而南山之木悉致其刊埋水原于山則險阻去而人工可施木障于水則榛蕪闢而水功可就矣隨山刊木非治水之要乎夫山刊矣而山川不定則紀綱奚以立出入奚以詳也由是有名山州之望也取之五岳而各以表著于一州巍乎雄峙昭其鎮也州有大川州之界也取之四瀆而各以定名于一州浩乎盤旋昭其界也彼此相形而羣流於是乎有統東西互見而衆水于是乎有宗矣定高山大川非治水之要乎是三者折而言之固有條而不紊統而言之又包括而無遺禹之所以治水成功由此其選也史臣表而識之蓋亦有以

識此矣

冀州控御乎八州者示一統之勢八州環統乎冀州者示四輔之象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既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懷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之地帝都都在焉故禹受命治水必于茲始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導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然天下之水莫大于河而河水之患莫甚于冀彼河自積石而東流至于龍門壺口其一折也不先治之河勢橫矣禹則經始壺口等處鑿其上塞達其下流所以殺河勢也自壺口而東流經于梁岐河道其一壅也不繼治之河流塞矣禹則先治梁而後及岐開

禹貢說長箋

二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其崇疎疎其激蕩所以開河道也猶未也自梁岐而東又轉而之南有太原岳陽之山焉汾水之所出所經者也不脩治之則汾潰而河益潰矣禹則因鯀之功先脩太原繼脩岳陽使源流並順安故道而入于河焉汾入于河而河其有不治乎猶未也自岳陽而東又轉而之南有覃懷衡漳之地焉河水之所衝所浸者也不經理之則河橫而地益墊矣今則禹功既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平原廣衍登夷壤而無河患焉地其患而河不可驗其治乎河患既息自是而土宜可辨也有穀土焉有庶土焉色則純潔而白土非盡白而白者多也性則柔順而壤土非皆壤而壤者多也繼此而田賦可定也惟有穀土有田賦焉惟有庶土有土賦焉賦上錯而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田惟中而後于賦者賦非盡出于田也至若包絡乎恒山而流注于東

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其地遠不服于先治者也今亦治之而恒東入于滙衛東入于滹沱有相從之勢矣橫跨于大河而高平于東南者有大陸之地也其地平且近河不能以先治者也今亦治之而可以興利可以耕治有作起之功矣夫未暇治者勢可以緩而緩也未易治者勢難于急而弗急也今提且作則冀州之水土治而一州之功畢矣由是而定其貢也海島之夷貢皮服馬島夷且貢而州內不足言矣然其貢道自而來哉漢遼北平之間漁陽上谷之地有滹沱游易之水皆中高而不與河通者也相彼碣石之山屹立于大河之口雄峙于北海之濱正河水入海之衝海道入河之處也故舟之來也道海而南西向而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也舟行乎山之左山在手舟之右夾而過之則龍門之源可涉挽而上之則積石之派

禹貢說長箋

三 禹貢集成

可連而河可入矣貢可達矣北方之貢道如此而東西南則三面距河又何言哉由是觀之施功而先之冀州者急君親也河治而繼之辯土宜定田賦者制國用也由是而島夷之貢服遠人也由是而貢道之通便輸將也即其事錯結而不一究其本則有序而可稽禹之成功于冀者如此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滹沱會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織文浮于濟澤達于河

兗州之域濟水經其東南充實據之河水遠其西北充實距之曰濟河而兗之疆域辯矣惟其西北距河也故自大陸而北播者有九河焉今則經流行于中支流流行于外安其故道望碣石

而有入海之勢矣惟其東南據濟也故近濟陰而南匯者有雷夏焉今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蓄而復流固陂障而無受濟之患矣兗之東有澠水焉自河而出者也又有沮水焉自濟而出者也二水所發固別其原而東北相距則為甚遇今亦流而合矣合而同矣將同上游而入海矣兗州之水尚何弗治之有惟水之治也由是而地利與焉兗地宜桑而黍性惡濕昔固河水為患而異有是也今則土可以桑桑可以黍而貢于上也可以為玄為黃製于下也不至于無衣無褐矣由是而民居冀馬兗地最下而被害尤甚昔固依丘陵以為居也今則丘可以降土可以宅而上焉者不至于土處而病下焉者不至于木處而顛矣兗州之土又何弗治之有夫水土既治則教民稼穡因地制貢土宜所當辯也自是辯之而其色黑其性墳矣東南多

禹貢說長箋

四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水而草木不得以生物性無由遂也自是亦遂而厥草繇厥木條矣水土之辯不亦宜乎夫土宜既辯則田賦可定其制如何兗地雖當河患之衝而止宜之黑墳不可改也是故定其田則中下焉蓋則壤以九等為級謂之中下則較之冀州雖若不足較之梁州則已有餘不謂第六等乎然兗地雖有黑墳之土而河水之為患不可禦也是故定其賦則曰貞焉蓋若天下以薄賦為正也謂之貞者以利言之固為甚薄以義言之則為甚貞不為第九等乎田賦之等有如此者夫賦之既薄則雖歲致之可也然卑濕之遺患尚在斯民之生理尚艱使上供達同于他州則民力必病于誅求矣是故必俟其作治之久至于十有三載之時人力之所脩既感地利之所出無窮然後同他州而上供前此豈強之乎夫薄其賦既以寬民之財緩其期又以優民

之力寬民之財仁寓于常法之中優民之力仁溢于常法之外
究地雖被災而至于極聖人則通變而復其常大禹之經國取
民何仁之至哉至定其貢果何物乎究地宜漆也草木繇條而
漆生焉究地宜桑也桑土既套而絲出焉故漆絲者固其有而
貢者也而絲之美織爲錦綺者則又盛之筐篚以致慎焉然貢
賦之來豈無道乎究之東南據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究之西
北距河而漂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其道均之可以達河者
也故必各因其便或浮于濟或浮于漂而河可達矣達河則帝
都至而貢賦通矣吁曰河濟而州境不紊治河濟而州患悉除
辯土宜而田賦得有所準遂物性而貢賦各因其宜緩賦之期
而取下之仁溥便貢之道而尊君之義周成功次第有如此者
非大禹其誰能之

禹貢說長箋

五 禹貢集成

海岱惟青州岬夷既畧濫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
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猷絲象鉛松

惟石萊莠作牧厥篚歷絲浮于文達于濟

青州之域大海環其東北岱山峙其東南一據之一距之而州
境別矣青州之地有岬夷廣衍于東而迫近于大海者也吾見
其可以封可以畛而經畧規畫之餘將有事于稼穡矣岬夷略
土其有不平乎青州之水有濫淄橫流于西而發源于濰原者
也吾見一至都昌入海一至博昌入濟順其故道而無逆流之
患矣濫淄道水其有不治乎水土之平如此由是辯其土宜實
有二焉在延平者色白而性墳在海濱者廣漠而斥鹵土宜繇
而財賦可異矣由是而定其田賦也田則三等而視賦爲差優
賦則四等而視田爲差劣田賦定而國用可制矣其貢物也何

如惟東北據海也近海之地貢之以鹽又貢之以絺不惟可以
爲食而又可以爲衣也至于海物之錯者亦制之以爲歲貢之
常惟西南距岱也故岱猷之地貢之以絲象又貢之以鉛松不
惟可以爲衣而且可以爲器也至于惟石之異者亦將之以爲
器用之飾中國之貢定矣有萊夷鳥莫不乘水患之既去而畜
牧之利興幸道路之可通而尊王之義起于是歷絲爲貢而
且置諸篚焉絲而謂之歷取其中琴瑟也道南薰之和聲吾民
之愠者在是矣歷而謂之篚者取其固封守也隆勤王之敬故
懷遠之情者在是矣外夷之貢又如此乎貢賦定矣道何由哉
青州雖有濫淄濫淄雖可入海然海道尚險難乎其運運也惟
汶水則經流于岱山之右而順適于濟水之濱故凡貢賦之入
必始于汶水之浮始而浮汶也以漸而北又轉而之西其西也

禹貢說長箋

六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所以入濟也既而入濟也以漸而西又轉而之北其北也所以
入河也入河則帝都之地可以馴致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
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
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
篚玄織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以徐州之域言之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其境明矣然一州
必有四至此畧之者蓋以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
言濟不足以辯故也七州皆有二至此詳之者蓋以止言海岱
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也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疆
域始別也成功何如徐州之域淮沂匯乎其西南而蒙羽則直
乎其東北大野豬乎其西北而東原則曠乎其東南故淮沂之

水衝決于蒙羽之山者也。淮沂未又欲蒙羽之藝也。難矣。今則淮水入其故道而東南入于海。沂水順其下流而西南入于泗。夫然後蒙羽之山皆可與東作而成歲功也。前此淮沂未又安有是耶？東原之地受浸于大野之澤者也。大野未豬欲東原之平也。難矣。今則北連青濟而上流有所歸。南導洙泗而下流有所洩。大野豬矣。夫然後東原之地去墊溺而登夷壇矣。前此大野未豬安有是耶？夫淮沂又則凡水之流者無不治矣。蒙羽則凡地之高者無不治矣。大野豬則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水土平則土宜耕。色則赤而性則墳。墳矣。水惠去則物性遂。草漸以矢而木漸以喬矣。由是而定田賦也。田惟上中較之九州爲二等也。賦惟中中較之九州爲五等也。由是而定貢物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

禹貢說長箋

七 禹貢集成

有之所以建大社者此也。所以封諸侯者此也。故制以爲貢焉。此出于一州者也。彼羽山之賦有夏翟而謂之夏者以其羽之五色中旌旄也。羽賦貢其良而所以招賢才布文德者胥此矣。猶未也。嶧山之陽有孤桐而謂之孤者以其才之特生中琴瑟也。嶧山貢其良而所以昭德象成者胥此矣。猶未也。泗水之濱有浮磬焉。磬而謂之浮者以其輕清足以立辨也。泗濱貢其良而所以制律呂和人聲者胥此矣。淮夷之地珠魚其產也。於珠有服飾之用焉。于魚有祭祀之需焉。制以爲貢。神人其有資矣。猶未也。玄與織繡淮幾所有也。于玄見祭祀之禮焉。于織繡見吉凶之服焉。篚以爲貢。常變有其具矣。而將是貢也。豈無其道乎？浮于淮焉。以淮水出于胎簪經于徐也。又浮于泗焉。以泗水出于陪尾入于淮也。泗與河雖不接。然汲水至蒙爲漚水。泗水

至大野而合。涉故貢賦之來其便于泗之下流者則自泗入澗。由澗而達河也。其便于泗之上流者則自泗入汴。由汴而達河也。達河則達帝都矣。徐州之成功孰非禹之行所無事也哉？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殿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貢上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璚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烏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淞于江海。達于淮泗。揚州之域大海環其東南而淮水經其北境。曰淮曰海而揚州之域辯矣。以成功言之。澤有彭蠡蓋滙乎其西南者也。所勝之地既廣而所受之流又多。難乎其豬矣。自陂障之功施于禹而汴洞之患滙爲澤。以西則承乎江漢而藏之不見其有餘。以東則赴乎江海而洩之不見其不足。所謂水流而不息者也。不曰

禹貢說長箋

八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既豬乎。由是隨陽之鳥皆生。息于彭蠡者也。彭蠡既豬則沮洳之患既除而棲息之常以復先陽而南。後陽而北者至是遂其生也。是非陽鳥居而後其功成也。即陽鳥之居固足以見彭蠡之豬耳。川有三江。蓋注乎其東北者也。下流既入于大江而分流復歸乎大海。難乎其入矣。自疏導之功施于禹而朝宗之勢有所歸。或流于東北而爭赴乎滄溟。或流于東南而會同以入海。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不曰既入乎。由是具區之澤通三江而多震者也。三江入矣。則上流之勢既安。而下流之道自定。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至是而不復震也。是蓋震澤定而後其功全也。况震澤之流本三江之勢者乎。夫如是則水惠去矣。以言乎篠簜則既敷也。以言乎草木則天喬也。物性有不遂乎。物性遂矣。以言乎土之色固不一也。以言乎土之性則塗泥

也土宜有不辯乎土宜辯矣定之以田則下下而爲九等土之薄也定之以賦則下上而錯之以六人工脩也田賦有不定乎然上供之物亦不可少也其貢何如厥土塗泥三金其產也制而貢之以需軍國者此也以供匪頒者此也爲禮爲器瑤琨其質焉爲矢爲管篠簜其材焉貢之非飾觀也或用諸宗廟之間或用諸文武之備不患其無賴矣惟象有齒犀兕則有革焉惟鳥有羽獸則有毛焉貢之非玩好也或爲車甲以供戎或爲旌旄以耀武不患其無資矣厥木惟喬揆梓桴樟其木也制而貢之以爲器械者此也以爲棟宇者此也此皆揚州中國之所有者也若夫鳥夷附于揚州弁服其所出也有葛越之屬焉有木綿之屬焉衣服之所賴者也制以爲貢其與篋之鳥夷皮服一也弁服致其精織貝其尤精也天地之美具焉玄黃之色彰焉

禹貢說長箋

九禹貢集成

衣服之所資也盛之于篋其與青之厥篚縹緇一也猶未也有橘柚之貢可以享祖考而親邦國者則又置之于包馬謂之包者上貴其用故下貴其物也其與荆之包匭菁茅異乎是物非歲貢之常必待供祭祀而宴賓客斯錫之貢焉謂之錫者上不之詔則下不之供也其與梁之錫貢鑿錯何異乎其取之外夷者又如此大地之所供自中國以及于外夷而不以爲滯物之所貢自器用以及于衣服而不以爲私大禹之底慎財賦如是哉然帝都據于西北揚州偏于東南所以將是貢者不可無道也蓋揚州之域江水匯乎其中而大海包乎其外淮水經于其北而泗水接乎其流是故貢之來也始則沿江以入海順流而下浩乎其東流將轉而之北馬既則自海以入淮逆流而上沛乎其北向又轉而之西馬由是淮與泗合也由淮以入泗泗

與河合也由泗以達河泗之西源灤水入焉灤與河通者也自泗而西則由灤以達河矣泗之上源沸水入焉沛與河會者也自泗而上則由沛以達河矣揚州之貢賦不可以達帝都乎禹之經制于揚州其密如此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幹栢枲砥簠月惟齒繭繅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南方惟衡山爲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荆之水孰大于江漢乎江漢發源于梁而合流于荆其經流之九江別流之沱潛

禹貢說長箋

十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江南北之雲夢利害皆本于此也但見江發源岷山至東陵而會漢漢發源嶓冢至大別而入江二水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江安其道漢順其流而無有壅塞決道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是以沅漸元辰之界于江叙西澧資湘之通于江者莫不合流洞庭而水道甚得其正焉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者莫不順流而下而水道以安其常焉雲之地卑而水落後人工晚故惟土見而已夢之地高而水落先人工早故已可耕治也厥土塗泥與揚州同故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比閭而人工脩也由是制其貢則鳥之羽獸之毛可以爲旌旄象之齒犀之革可以成車甲金銀銅之三品可以充國用柃木爲弓幹也栢栢爲宮室也砥砥爲磨石也簠中矢鐵之用舟中米色之需繭繅及楛中弩矢之用所

以供戎備者也然戎事尚精強則以三邦之有名者而貢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祀用者也然祀事責誠敬則使之既包而又匣之又有入于籬曰玄纁乃絳色之幣曰璣組乃珠綬之類是皆常貢之物耳若夫大龜者尺有二寸國之守龜地不常產人不常得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謂其可以紹天明定吉凶故重其事也夫豈常貢之物可比哉至其貢道則浮江浮漢西經流浮沱浮潛或備枝派隨其貢物所出期于便事而已江沱而入潛漢矣然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洛與河通故舍陸而舟而至于南河也江與漢通漢與洛隔自洛則轉而東行會合乎伊水之派又轉而之北蕩漾乎澗澗之間由是而入于河矣

荆河惟豫州伊洛澗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齒

禹貢說長箋

十一 禹貢集成

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象紕紕厥織織績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以豫州之域言之荆山峙乎西南大河環乎北境曰至曰距而豫之疆域明矣成功何如豫州之山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水統乎其西南而澗澗滙乎其西北勢渙則其流難以合流衆則其患難以除禹嘗經理之矣是故伊自南入于洛也澗澗自北入于洛也而始之相合者洛固受乎衆水之流由是洛東會于伊也東北會于澗澗也而其終之入河者洛實當其統領之勢即一而會乎三三水得洛而有依總四而歸于一洛水得河而歸宿矣不惟是也濟雖出于冀經豫州而滿爲滎洛雖入于河至要津而出爲波皆滙乎豫之北境而橫決爲害者也今則北連大河南導于洛上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而滎波其既豬矣

猶未也濟水東流而經于荷澤之地蓋豬在下而實爲容納之墟是皆滙乎豫之東北而泛濫爲害者也今則濟之所不能受者澤爲荷荷之所不能容者被于孟豬施之者其勢殺受之者其流安而二澤其咸治矣夫水無不治則土宜可耕矣其色則雖不可言也其性則二有可言也平地之上無塊而壤下地之土墳而又墟其性有如此者夫土宜既辨則田賦可定矣其田則中上田惟一也其賦則錯上中賦有二也常歲之賦較之九州爲二等間出之賦較之九州爲一等其賦有如此者以言其貢則有漆象紕紕不惟可以飾器而又可以爲衣也猶未也有貴其精而爲貢者置之于筐織績其物也資吉凶之用焉備禦寒之需焉而下之所供極其敬矣有待乎命而後貢者錫而後貢治磬之錯也調律呂之諧焉協聲氣之和焉而上之治樂立

禹貢說長箋

十二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其辨矣貢物有如此者然其貢與賦何自而來哉洛水發源于熊耳之地東合于澗澗之交順流而下可通於河者也故貢物之來也其始也浮洛而東又轉而之北相望于大河之南其既也由洛而河由河而之北直抵乎孟津之口凡厥貢賦可達帝都矣禹之經制豫州而成功如此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璆銀鏤磐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適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之域以東則距乎華山之南以西則據乎黑水之境故曰華陽黑水而梁州之疆界別矣然梁州之域岷山亘乎其西南而岷冢則峙乎其東境江漢發其源而壅於滋其患難乎其勢

矣今則泛濫之患既息而樹藝之功可興岷嶓既藝而漢之源治矣由是江漢所出有沱潛焉上源既無不通而下流自無不順以言乎沱而入大江也以言乎潛西南入江也沱潛有不通乎以至蔡與蒙而雄峙上則合而下則開沫水經其間而水脉漂以疾難乎其旅平也今則瀾崖之患既去而祭告之禮可行蔡蒙其旅平而水道之陰阻息矣由是蔡蒙以東有和州焉有戎道焉上源既無橫流而平地遂底其績或驗于人而居止之可安或驗于物而止養之可遂和夷有不平乎夫言乎水也導之出于東南言乎山也導之出于西南聖人行所無事而水土平矣水土既治土宜有不可辯即辯乎其性性雖而不可定也辯乎其色則有青而非白黎而非黃者焉土宜既辨田賦有不可定耶言乎其田下上而第七等也言乎其賦有常出而為八

禹貢說長箋

十三 禹貢集成

等有雜出而為七等九等者焉田賦之等有如此土賦則何如梁州之所產有璆鐵銀鏤幣器焉是六者之物或為金而貴賤之不同或為磬而玉石之有別皆作樂之器而與夫國用之不可缺者也又有熊羆狐狸織皮焉是四者之獸皮焉溫厚絮裘可以溫其體毛焉裘毳織罽可以禦寒是皆因時制宜而國家之不可無者也制梁州以是者蓋以山林寶藏之興貨財之殖山林之多獸之所走而足以取辦于此故也貢賦定矣將是貢也豈無道乎彼梁州之北西傾峙焉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梁州之貢物不必他有所運也由西傾以入桓而發迹于隴西之地由桓水以駕舟而蕩漾于臨洮之虛桓水可通于潛也則南行以轉乎其東蓋放舟而行漸由于葭萌之入順流而下逕達乎西漢之津潛非所由之道乎潛不通乎沔也則舍舟而歷乎

其北蓋迤流于晉壽之界而猶阻之枝津歷岡于宕渠之濱而後可接乎漢沔沔非所過之道乎夫沔之于渭又不可以舟楫通也故既至于褒水又暨乎嶺嶺然後方之舟之而經于斜馬斜之于渭又不可以旦夕至也故既藿乎斜川又屆于武功然後載浮載沉而底于渭焉既入于渭可以達河也由漆沮之派而東向之有經總西河之流而帝都之至止方物之貢尚何不登于天府耶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昔者天下之水土雍為最高故大禹之經理雍為獨後其西則

禹貢說長箋

十四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據乎黑水其東則距乎西河曰據曰距而雍州之境別矣成功何如弱水出乎西海之山而實注乎雍之西北者也今則面至于合黎而西入于流沙異性之水既西其流矣豈惟是哉渭之在雍水之宗也禹導之自鳥鼠而東矣以其眾水之趨渭者言之在北則涇陽有涇水也內處其上渭處其下宜若涇而不一矣然涇也在北則受汭水之奔趨在東南則入渭水之藿順受汭者雖曰渭也而聯合實在于涇入渭者雖曰涇也而附屬不遺于汭下當絲之比類而合矣茲非北注于渭者乎猶未也在東北則有漆沮也渭水而又東則漆沮從之謂之從者小水入大水之名也自華原而合流至同官而入渭非有命令約束之加而浩浩乎其相從矣不猶少之從長矣乎自東北注于渭者此也猶未也在南則有灃水也渭水而又東則灃水亦同之謂

之同者二水勢均相敵之名也發源雖在于終南入渭則在于咸陽順其源流脈絡之道而滔滔乎其共趨矣不猶諸侯之來同矣乎自南注于渭者此也夫衆水非納于渭水也得渭而有依也渭水非受乎衆水也受之而入河也渭統衆流之宗河爲歸宿之地而雍州之水無有乎弗治矣惟水之大小無不治故土之高下成其功荆山峙乎雍之東境而漆沮實匯乎其區岐山亘乎荆之西南而沂水實源乎其地水而懷柔則亦何有于旅也今則衆水治而告成功于神矣然旅之不止于岐也自岐山而轉之東南有終南焉自終南而轉之西境有棹物焉而之器告亦稱殷禮于二山矣猶未也自棹物而轉之西北則至于鳥鼠焉謂之至者其間非一山也而旅之猶夫荆岐也土之高者不其治乎自是而下于山者在幽有原隰焉廣平而下濕難

禹貢說長箋

十五 禹貢集成

乎其底績矣幸而整溺之既去而乘壤之可登于是乎底績也土之平者有不治乎自是而下于原隰者或咸有銘野焉橫流而決潰難乎其成功矣今得陂障之既固而流洩之相安成功猶大原隰也止之下者有不治乎近者治矣自近而遠則高峙乎嶺嶺之上而雄立乎雍州之西又有三危山也黑水經焉亦安望其可宅也今陰阻之患既遠而宮室之制由興三危其可宅矣由是三苗之窳于是皆亦慶居止之既定樂生理之可安咸格于文德之化而負固之心不復作也鼓舞于聲教之訖而恃險之氣不復肆也不曰三苗至叙乎至是而水土悉平矣水土平則土宜可辯由是而辯之色則黃而性則壤也土宜辯則四賦可定由是而定之田則上上而賦則中下也由賦定則土賦可興矣有球琳馬王之美者也有琅玕馬石似珠者也制

而貢之可以爲器用衣服之飾焉將是貢也可無其道乎雍州之域西河界其東北渭水通其西南貢之達于帝都者不能舍是者矣以東北境言之河固發源于積石之地而實環繞于龍門之區是爲嶺之西河而在雍之東北者也貢物之出于是境者不必他有所自也北述于金城之地則駕舟以浮于積石焉瀉漾于夏陽之區則順流以至于龍門焉而西河其在望矣達于西河不可達于帝都耶以西南境言之渭水東會于涇而涇水連屬乎山是蓋合流入河而經于雍之西南者也貢物之出于是境者不必他有所往也或由涇涇以入于渭而與內咸經焉或由漆沮以入于渭而與內共逝焉而南河其在邇矣達于南河不可達于帝都耶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禹貢說長箋

十六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雍州之西境崑崙亘乎其南渠搜統乎其北而析支位乎其中蓋山林之叢獸之藪也惟獸有革製之可以爲裘惟獸有毛織之可以爲裘是蓋天王服用之不可缺者而三國皆以是貢焉隨其有以獻其良用供夫司裘之備因其出以制其入用預夫錫命之頒其在于崑崙也猶其在于析支也共在于析支也亦不異于渠搜也而三國奉上之誠一矣惟其奉上之一也則以地言之雖皆西方戎落之人而以貢言之實惟遠人大同之化蓋遠人之化有不可以力格者今也因物以致誠而用昭尊君之念則是因誠以彰化而表見各迪之功是知曰織皮則所貢無異物曰丕敘則遠人無異化神禹治水成功于是而觀其深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于山其流亦未有不因于山使隨山之功未施則潞川之功何措故禹之治水自隨山始蓋水判江河而綱紀之有統山分南北而脈絡之有條然水患雖盛于東南而山勢則起于西北是故禹之隨山也先之北條北境焉以雍冀言之大河盤旋而包絡乎其境諸山拱抱而臂列乎其區是故岍縣有岍山馬位乎雍之西者也禹則導之岍山而雍州之役有所始矣自岍而轉之東南則岐山其一支也導岍而遂及于岐焉謂之及者以其相去之近也自岐而轉之東北則荆山其一支也導岍而遂至于荆焉謂之至者以其經歷之多也或去其壅閼而達其汧涇之派或開其蔽障而會其漆沮之流蓋不惟河之經于雍者無所壅而凡水之入于河者亦有所歸

禹貢說長箋

十七 禹貢集成

矣雍州之山有不導乎雍州之山既畢則王圻之役方殷然視其地雖雍冀之相臨語其水則大河之相隔禹則自雍而東逾河以之冀也西河有壺口雷首太岳山焉自北而南又轉而之東上下于龍門者也禹則導之壺口雷首以至于太岳而冀州之役有所始矣循西河而南則底柱析城王屋其三山也自西而東又轉而之北導之必自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焉冀懷孟津之西無不導之山矣循南河而東則太行恒山碣石其三山也自南而北又轉而之東導之必自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焉大陸九河之間無不導之山矣或闢其崇巒之形而通達于河流之際或迎其歸趨之勢而控扼乎河海之交蓋不惟濟汾恒衛有所容而漳澤諸川亦無所橫矣冀州之山有不導乎由是雍冀非一水也而聯屬乎大河之派大河雖一水也而統領乎

衆流之宗自碣石而來望溟渤而長趨矣其始也以一河而受衆水之歸其既也以一海而容大河之委納尾閭之區行險而不失其信矣禹之施功于北條北境者如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禹之隨北條大河山也其疏鑿之功既施于北境而順導之勢遂轉而之南南境之西則諸山橫亘乎其雍南境之東則諸山包絡乎其豫不有以隨之奚以爲潞川之地乎是故以言乎雍也有西傾有朱圉又有鳥鼠太華山焉是四山者皆自西南而東北又自東北而轉之南者也禹則導之西傾導之朱圉導之鳥鼠而至于太華其間非一山也所以導之猶夫西傾朱圉鳥鼠也或濬其源而通達于西向之際或滌其委而馳驟于東會之交或山形相隔于川流而致其開鑿或水勢相連于首尾而

禹貢說長箋

十八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致其疏通凡山之左終南右惇物者有不導乎雍州之山既畢則豫州之務方殷自太華而東南則自雍而豫矣以言乎豫也有熊耳有外方又有桐柏陪尾山焉是四山者皆自西而之東又自東北而轉之西南者也禹則導之熊耳導之外方導之桐柏而至于陪尾其間非一山也所以導之猶夫熊耳外方桐柏也或導其東行之原而統衆流于其北或合其北會之派而致歸宿于其東或南行之有經而支流之是通或北向之有紀而泉源之是濬凡山之左大別右陶丘者有不導乎天雍州之山導則不惟拒渭之水有所歸而凡澧涇漆沮亦得其治矣豫州之山導則不惟淮洛之水有所歸而凡澶潁滎波亦無不治矣南之成功于北條南境者如此

導岍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江漢然江漢雖界于南條而漢水實源于北境是故禹之隨山也雍冀豫之功已畢而梁荆揚之役方殷彼漢水之源自嶓冢發之雄峙于梁之東南而相望于荆之西北者也禹則導之嶓冢而漢水之源流矣不惟是也由嶓冢而至荆山其間非一山也導之猶嶓冢也由內方而又轉之東南有大別焉蓋去中江為甚適而漢水其合之矣禹導之自內方而至大別其間非一山也導之猶內方也其始也開崇雱于其原而通達于東向之際其終也開蔽障于其委而交接于南會之流漢得江而有歸江與漢而入海矣禹之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之陽江水出焉發源于梁之西北而旋繞于梁之東南者

禹貢說長箋

十九 禹貢集成

也禹導之而江源濬矣不惟是也岷山折而為北支則至荆之長沙而為衡山蓋自北而南又轉而之東盡九江之西而與岷山相連屬也禹則自岷山而至衡山所以通江水之上流者無不導之山也岷山折而為南支則至荆之德安而為敷淺原蓋自西而東又轉而之南歷九江之東而與岷山相隔絕也禹則過九江而至敷淺原所以通江水之下流者無不導之山也其始也開壅淤于岷山而東入于澧沅之派其究也通蔽障于淺原而北會于彭蠡之流江得漢而並趨漢因江而入海矣禹之施功于南條南境者如此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天下之水因于山故隨山之功甫畢濬川之功可施何則水之為患也雖盛于東南而緩于西北而禹之導水也則起于西北

而終于東南彼雍州之地有弱水焉蓋出于菟園水之西而經于涿邪山之東者也衆水皆東而此水獨西性之異常也昔常東行為患矣禹則通其壅開其障而導之西流焉始也自南而北導經流于合黎之地既也自北而西決餘波于流沙之鄉順其性而流之西矣弱水有不治乎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非特水性之異常者導之治也汾關之山黑水出焉蓋起于雍之西北而繞出于梁之西南者也衆水皆清而此獨黑色之異常也昔固北溢為厲矣禹則濬其源較其派而導之南流焉迤邐而西三危適峙乎其右遵行而上南海實受乎其流順其性而流之南矣黑水有不治乎夫西北之水弱黑此其大者也一西一南而西北之水無不治可知矣

禹貢說長箋

二十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上導弱黑之水西北之水固治矣自西北而轉之東南則盤旋乎雍冀之區而繞絡乎豫宛之境者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也導之可緩乎哉彼河自外夷發源九折而入中國伏流之多不可窮也然自崑崙以北而流注于雍之西南積石之山實其見處也禹之導河惟積石始焉所以相便宜通蔽障者于此而肇其功也自積石以東而繞出于冀之西境龍門之山實其險處也禹導之積石必直至于龍門焉所以開崇雱通東隘者于此乎致其力也由是源流既濬而派別自順龍門之下言乎其所經也自北而南則支流旁溢于雷首南至于華山之北也自南

而東則經流順趨于析城東至于底柱之山也自是而又東也決之東方則東流而東向不可遏也言乎其地則王屋之東有孟津河流至之也孟津之東有洛汭河流過之也洛汭之東有大伾河流至之也東向之勢浩乎其順而遠矣自東而轉之北也決之北方則北流而北向不可遏也言乎其地則漳水之北有洛水河實過之也洛水之北有大陸河實至之也大陸之北有九河河實指之也北向之勢沛乎其安而疾矣然其析之也固有九河之異而其合之也則有逆河之名自此聯屬以東而會同之行連脉絡以北而歸趨之勢成蓋至碣石之山而入海矣河水有不治乎河治則凡汾泗諸水之在西河者治矣濟澤諸水之在南河者亦治矣河患其弭哉

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澰至于大別

禹貢說長箋

二十一 禹貢集成

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江漢禹既濬河矣得不及于江漢乎梁之東北有嶧冢山焉實漾水發源之處也苟上流未治下流安得而朝宗乎禹故相便宜通蔽障特于嶧冢施其功而漾水上源治矣由是下流之順也決之東流至武都則漾而謂之漢矣東而又東至武當則漢而謂之滄浪矣勢無增損而各有異同其經歷則然耳自是而東則荊州矣三澰之水則過之以大而合于小也大別之山則至之以水而循乎山也至是則南入于江矣自南而東則匯為彭蠡之澤自東而北則流為北江之名蓋直出于揚州之境而遂入于大海之中矣固不知其為漢而豈復知其為江哉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

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漢水治矣由是而及于江梁之西南有岷山焉實江水發源之地也苟上源不治下流又安得而朝宗乎禹故相便宜通蔽障特于岷山施其功而江之上源治矣由是下流之通也東流而別出于其南而江謂之沱矣又東而至于澧澤則江臨其地矣一水之經而曰為沱至其勢則然耳自是而東則荊州矣九江之水則過之猶夫漢之于三澰也東陵之地則至之猶夫漢之于大別也至是則迤邐北而入海矣就彭蠡而相會與漢其俗猶焉順東流以為江自北而之中江焉蓋經行于揚州之域而遂望于大海之歸矣固不知其為江而豈復知有漢哉夫如是不治矣大禹濬川之功不亦大乎

禹貢說長箋

二十二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導沱水東流為滱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北至于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北條之水固莫大于河亦莫大于濟濟之斷續也不常而其決也亦定禹之導之也則奚自乎王屋之崖流水終焉是以不能窮其本也惟以此而濬潞乎泉源但可見其流也惟以此而決去乎壅塞然疏鑿之功雖至而勁疾之性猶存自是則伏而潛行穴地而東出于濟源合流至澠則不為流而為滱矣為滱則有別流之名是伏而又見也及其絕行于西南之地而歷乎統公之臺進而至澠則入于大河之中矣又非其伏而見者乎自是則又伏矣潛行絕河而復出于河南充滿洋溢則不為滱而為滎矣為滎則有可見之迹是伏而再見也及其潛行于地之中而揚波于廣濟之境水而行地則出于陶丘之北矣出非

其伏而見者乎自是而往濟陰有荷澤也濟則因東向之勢而
至其地焉不復潛也壽張有汶水也濟則順東北之流而會其
波焉不復伏也至是則又北而轉之東也入青州博昌之界則
流于大海之中向之動或常者自是其有歸昔之剽悍不順
者至是其容受矣不曰入于海乎或見或伏而源流可窮若斷
若續而脈絡可考濟雖異性而極其變聖人則通變而復其常
也行所無事禹智其大乎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禹既導濟矣轉而之南下有淮乎淮亦四瀆之一也禹于是自
桐柏而導之蓋淮水之出于胎簪也其勢尚微而注于桐柏也
其勢始大故禹不自胎簪而濬其泉源持自桐柏而決其壅蔽
導淮之功始于是矣然淮之經行也自南而東北故禹之導淮

禹貢說長箋

二十三 禹貢集成

也由豫而至徐由是而之也則統出乎徐之東南而順流于揚
之西北其在泗水固受乎沂水之流而在淮也實交乎泗沂之
會始也以一聯二而非當統會之宗終也聯三爲一而海爲歸
宿之地固不知其爲沂泗而亦不知其爲淮矣大禹之導淮成
功如此哉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澠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

于河

且天下之水不特淮水而已盤旋乎雍州之區而統緒乎豫州
之境者有渭洛也故治淮之功甫畢而渭洛之役方殷披四瀆
之西莫大于渭也不有以導之其害不可息矣然發源雖始于
南山而逕流則在于鳥鼠同穴故禹不自南山而濬其泉源特

自鳥鼠同穴而決其壅蔽導渭之功始于是矣由是而東則澠
水注乎其南而渭則東會之又由是而東則涇水注乎其北而
渭亦東會之又由是而東則漆沮注乎其東北而渭則東過之
所謂逕渭而澠漆沮既從澠水攸同是也蓋其上合衆水而爲
一下合衆流而同歸同條共貫望河以爲歸宿之地矣渭水有
不治乎四瀆之東莫大于洛不有以治之其患不能免矣然發
于家嶺其勢尚微而經于熊耳其勢始大故禹不自洛而殺其
派特自熊耳而濬其流導洛之功始于是矣由是而東則澗涇
統乎其東北而洛則會之而爲一又由是而東則伊水注乎其
東而洛則東伊而相會所謂伊洛澗澗既入于河者此也蓋其
上合衆水之異派下合衆水以同流沛然下逝望河以爲奔趨
之地矣洛水有不治乎夫渭水入河則不惟涇渭之水得其歸

禹貢說長箋

二十四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而四瀆以西之水無不治矣洛水入河則不惟澗澗諸水有所
歸而四瀆以東之水無不治矣大禹之導渭洛成功有如此聖
人之導渭洛也必先有所合而後有所歸焉

九州攸同四隴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岐四海
會同。

此總結上之成功而言也大禹分九州而治也固已各施其功
是故合九州而觀也則已同底其緒蓋經歷之地既遍則涇澗
之患斯除自冀而雍水之遺患多矣隨流止而各得其治則殊
方而同歸自雍遡冀止之整頓其矣隨高下而各得其平則異
地而同治以九州之土言之四隴其卑者也沮洳之害脫而宮
室之利興民各適居四隴其既宅矣及夫高而爲九山者蔽障
既通報告聲稱乎殷禮也不其刊木而旅祭矣乎土之自平而

高者無不治矣豈特究之降丘宅土梁之蔡蒙旅平而已哉以九州之水言之九州其流者也泉源極乎其濬源而脉絡自爲之流通各順其道九州其潞源矣及夫止而爲九澤者阪障既固水勢既蓄而復流也不其安靜而無滯矣乎水之自流而止者無不治矣豈特徐之淮沂其又揚之震澤底定而已哉由是經緯悉定而九川之條理可尋源流悉明而萬水之波濤自會南條北條水雖異也而相與疾射宗之勢者蓋無異矣經源支流水雖殊也而相與就歸宿之機者蓋不殊矣其在東海者猶在西海也其在南海者猶在北海也謂之四海會同不其然乎夫然則地平矣由是而六府可脩也由是而庶土可正也由是而三壤可則也由是而貢賦可定也由是而封建可行也由是而五服可成也由是而聲教可訖也平成之丕績攸建而位育

禹貢說長箋

二十五 禹貢集成

之全功已收所謂澤水微予者至是而可免而試功奏言者至是而能踐矣

六府既脩庶土交正底慎則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四海會同則害息矣地乎矣地乎則天成害息則利興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所自出也或失乎過則相制以洩其過或失乎不及則相助以補其不及由是造化妙生生之機二氣以之而順布萬物顯發生之運五行以次而相成則凡利之屬于六府者無不孔脩而天下之財源廣矣然而經國定制可無法乎是故中國外夷之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也禹則于庶土之名物而交相合之參伍之餘較其肥瘠者與夫高下者物必指其所出之地地必表其所產之良由是固庶土之出而謹其財賦之入固地以制貢不貢有于所無常出者定之

以爲常偶出者定之以爲異由中及外辨土宜民競競焉恐失之濫也不曰底慎財賦矣乎至若九州穀土之等其則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也禹則于穀土之色性而交相則之品節詳明之下第其上者中者與夫下者總其綱則爲三別其目則爲九由是因穀土所出之財而成賦于中邦之內因田以制賦而輕重有其等常者爲正賦之供錯者爲間歲之出中邦之賦隨地制征并非有條而不紊也不曰成賦中邦乎夫然則利源之開斯民之生既遂貢賦之入國家之用由供遂其生者愛民之仁也供其用者尊君之義也仁義兼盡聖人經國之制何善哉

錫土姓

此記大禹地平天成之後經理天下之制蓋曰自天下不能以一人治于是有封建諸侯之典封建之法有二與之以土以立

禹貢說長箋

二十六

中國歷史地理
文獻輯刊

國與之以姓以立宗何也民社未莫何以君國而子民士也者民社之所以奠者也于是乎錫之或因同姓而建之以親或因異姓而建之以賢視總之大小以爲邦之大小因地之遠近以爲邦之遠近奉天以設都內外詳畧之規明因地以班祿尊卑上下之分定而凡五十里七十里百里皆有恒制矣上有社稷下有民人其國不亦立乎國立而族氏未別何以承先而裕後姓也者族氏之所以別者也于是乎錫之或自所出之同而立之爲宗或自所出之異而立之爲族究其生有之原姓以始也就其官業之盛姓以立也班世系于九重用昭燕貽之盛典藏譜牒于太廟將爲百世之不遷而凡以族氏以官氏以國氏者咸有定名矣承乎祖宗垂乎子孫其宗不亦立乎夫立之國則邦域各有統而政教之推行也有其漸立之宗則源流各有